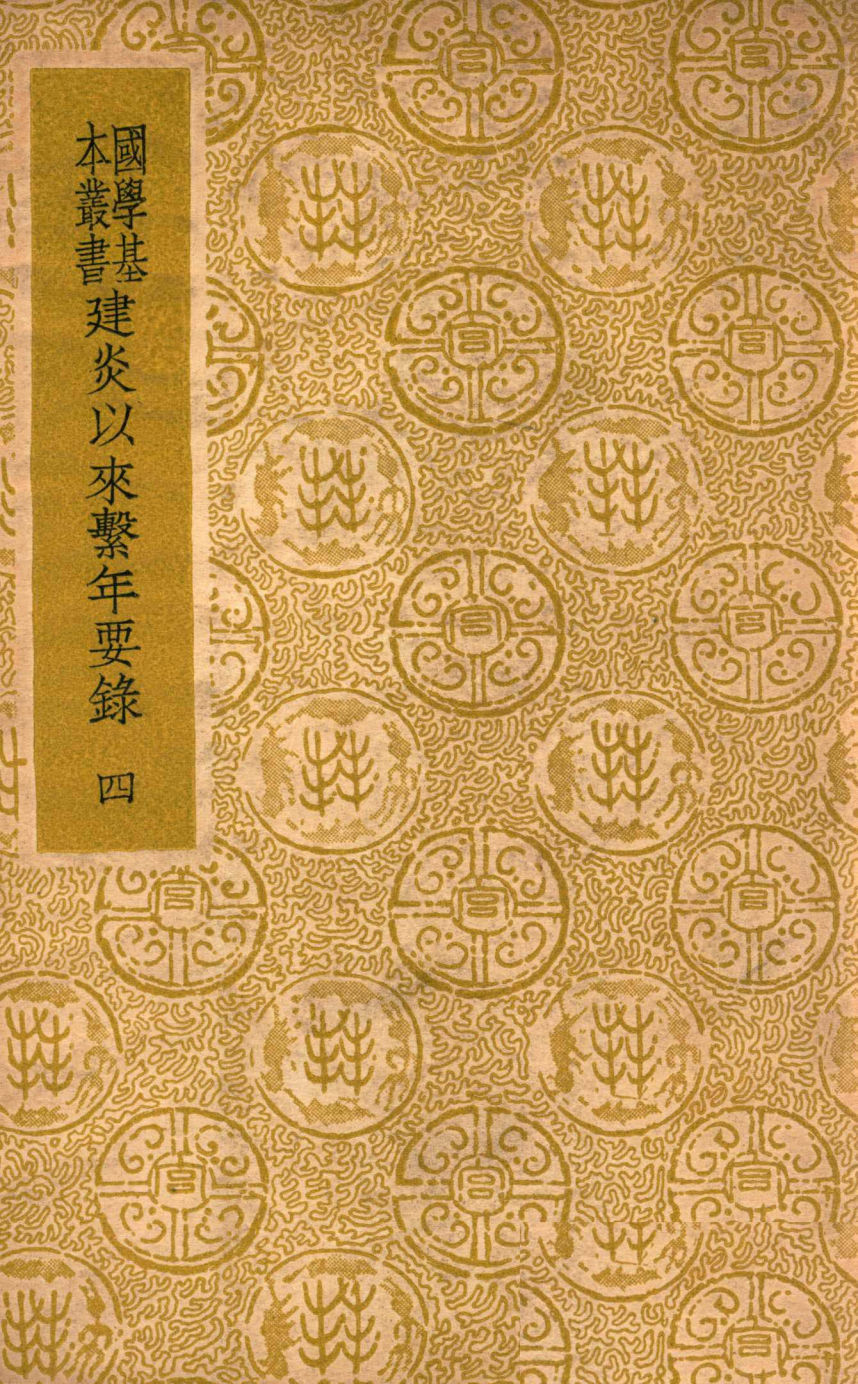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四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四)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六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枯生穗爲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閒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輔臣歎服。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則有災異以爲之譴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和之浹洽。亦豈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于災異則深警懼之。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爲符瑞。則忘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自慢而已。奚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太上皇帝屢闢祥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與。龜鑑曰。其于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蒼天之意。警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爲憂。癸未風雷。則深以敵人爲慮。久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枯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枯。鸞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鸞鳳。獻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于。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之失。

詔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時潭未有守。而奉議郎奏辟通判張揆。權州事。奏友討逐孔彥舟之勞。遂有是命。乃以揆通判潭州。先是湖西安撫使程昌寓坐貶二秩。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但收稅酒錢。城外聽造而不得賣。城中聽賣而不得造。若酒入城。則計斗升取稅。公私利之。

揆。昭慈親姑之子。今年六月四日。以昭慈遺恩。自儒林郎得旨。轉一官。比類施行。今未踰月。不知何以卻是奉議郎。當考昌寓降官在八月。已卯。今併書之。

新院太府寺丞章億。

監都進奏院章倣。監登聞鼓院章侗。並與外任。以言者論。姦臣子孫不宜在朝故也。上因言。小人但不當在朝廷。至於閒慢差遺。亦當與之。豈可絕其生路。秦檜曰。舉皋陶。不仁者遠。正謂不可令近君耳。上首肯。

丁酉。徽猷閣直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落職。降二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序以奉祠滿歲。請于朝。詔許再任。而給事中李擢。中書舍人洪擬言。其諂事梁師成。法當討論。乃有是命。詔自今堂除及舉辟差遣之人。如礙本貫。並不得放。用三省請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好問薨於桂州。計聞。例外賜帛五百。錄其弟朝散郎言問。通判桂州。官給葬事。言者論靖康之變。好問身爲執政。不能死節。先拜僞楚於庭。喪卹過厚。尤爲不可。上不聽。第損賜帛之數而已。減贈在十月辛卯。

己亥。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常同知柳州。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爲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安撫司後。四川監司以敕除者始此。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爲神武右副軍統制。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印造綾紙度牒。鬻之川陝。京西以助軍用。至是以聞。詔日下住罷。

辛丑。皇伯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話爲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熙寧初。首封秦王孫從式。已而更封燕王曾孫世清。至世

福無人。宣和中。又封秦王元孫令繼。及是秦王後令。庶年長當封。而禮官以爲小宗。乃封令話。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時范宗尹以上將行明堂故事。文武官遷秩且任子者衆。故舉行之。上覽條目。

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以事每議。及上皇聖德。翰林學士汪藻嘗言。陛下詔有司立討論之目。凡不以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爲宜。然此法尙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騰捷出於法度之外。而僥冒自如也。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人。並先取會吏部。無有於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卽依條改正。會宗尹乞去位。事遂不行。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太史局五十人。天文局十人。權湖東副總管馬友在漢陽。嘗獻賀天申節銀。及是至行在。詔獎之。

癸卯。奉直大夫景興宗直祕閣知興元府。時張浚已用王庶。興宗遂改命。虔州賊陳顛聚鄉丁數千。焚掠零都。信豐諸縣。詔趣捕之。

甲辰。祕書少監程俱言。本省見獨員。今著作宮闕。請用元豐故事。牒校書郎。或正字。暫權。詔今後特令祕書省長貳通修日曆。

乙巳。朝散郎劉大中爲祕書丞。大中。揚子人也。

丙午。金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僞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于昌曰。豫今爲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昌怒責之。卻其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州宣撫。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衆。故命光世安輯之。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

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梟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制者。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國家既憑大江以爲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爲陣腳船。其次爲戰船。其小者爲傳令船。蓋置陣尙持重。故用大舟。出戰尙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爲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蹕之地。置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三宣撫措置。時青已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戊申。詔諸路出賣官田。指揮勿行。以久佃之民失業故也。

己酉。昭慈獻烈皇后虞主往温州太廟。上奉辭於行宮門外。宰相率百官城外奉辭。退進名奉慰。所至郡縣。長吏已下迎送於城外。朝奉郎符確權知昭州。書填僞度牒千二百餘道。爲轉運司所劾。遂遁去。詔籍其貲。確瓊州人也。

庚戌。迪功郎新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謝祖信爲從事郎。祖信。邵武人。獻屯田利害於朝。乃有是命。

壬子。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真州史康民。移知揚州。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直祕閣胡考寧。知資州。朝奉郎喻汝礪。知果州。閣門候祗種湘。知文州。湘。師道弟子也。考寧初在京西。爲劇盜。辭廣所執。用爲郢州通判。又入王仔軍。黃潛善喜之。擢通判襄陽府。張浚入蜀。考寧從辟以行。積官。朝奉大夫直祕閣。既

而御史奏其狀。遂罷之。仍詔宣撫司自今毋得與守倅差遣。

據狀考寧以去年十月四日到州。其罷部在今年八月已卯。

癸丑。直顯謨閣。知台州。晁公爲罷。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令疾速之任。先是天台人求珍。以殺人繫獄。珍以金賂公爲之妻。遂得不死。降授承事郎。知天台縣。劉默言之都省。及御史臺。范宗尹與公爲厚庇之。乃移默他官。命憲臣施垆究實。五月辛酉。垆依違以聞。七月戊申。上覺其意。內批公爲先次放罷。宗尹始絀。

乙卯。朝散郎。廖剛爲尙書吏部員外郎。時辛企宗奏。剛招安余汝霖不當。剛上疏自辨。上曰。近數訪問臺諫。及上殿士人。皆言剛有守。必不與賊交通。富直柔。范宗尹。又稱其賢。乃有是命。上諭在是月庚戌。中書舍人

林逋轉對。論金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饑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山。擣虛浙右。願乘此時聚衆積粟。蒐將閎士。以備防秋之計。今日之弊。在於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賫。民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爲名。而掎取無度。此乃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裔。尙爲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初。五湖捕魚人夏寧聚其徒爲盜。後有衆千餘。專掠人以爲食。郭仲威嘗招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出沒於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來長蘆。埃舟以濟。寧等無食。半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村愈覺凋殘矣。

丁巳降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韶州居住張思正許自便。通議大夫試邢部尚書胡直孺以攢宮頓遞之勞進二官直孺不受。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驤卽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謚忠肅以其子知開州長麻有請也。摯渤海人元祐曾書石像射獵籍執政第六人新州安置六年五月

丙子再贈召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

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衆號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頤浩愛將也方捕盜於宜黃走檄呼之會皋平盜而歸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政等駐軍城外皆令聽皋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皋將中軍頤浩自畫陣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甚衆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頤浩遣統領官張慶以崔增餘衆禦之琪遁去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縣復還徽州。此以呂頤浩所奏及熊克小麻參修克繫之今年五月末案日麻江東安撫司以八月九日奏到以爲二十七日事蓋七月二十七日辛酉也故移附此但克以爲皋等纔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頤浩所



奏乃云令皋等披城下寨。二十七日巳時。賊兵到十五里外。則克所云誤也。克又云。賊別道精銳爲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而所奏乃云。本司前期於都昌縣。旬集崔增看寨。老小將兵千人。令統領官張慶部領。橫截賊兵。奪船四十餘隻。則非頤浩自將也。巨師古被執。姚興來降。克並不書。今以頤浩所奏增入。

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泰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日麻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孟忠

厚奏劄

修入

癸亥。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

者疑其亦當貶削。

此據朱勝非秀水錄。然朝廷元旨。止謂虛作從軍之人。勝非所云。蓋當時沮議者之說云耳。今略修潤增入。

吏部侍郎高衛初以圍田改官。

此據與二

及是。主右選。力持此以爲不使。上疏。詆之。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遷官。乞削秩罷政。上曰。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人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爲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卽爲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弊。上顧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同者無幾。其他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

者罪。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尚書省榜諭。其日壬子也。

日歷六月十八日。有旨應武臣濫賞，並免討論。追奪案如時，尚未進呈討論文字。日歷誤也。熊克小麻亦云高衛先

上疏諫之。乃罷武臣討論。既而李回乞罷政云云。據克所書，亦承日曆之誤。蓋罷武臣討論，乃七月十八日。而日曆所供檢人誤在六月耳。日曆中如此者甚衆。

命既下，上終以為難。後二日，上批：朕不欲

歸過君父，斂怨士大夫。可日下寢罷。

七月甲寅

宗尹堅以為可行，即日求去。翌日，遂詔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

與求赴行在。

案日曆

又一日，輔臣進呈。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沮遏，

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

七月丙辰

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

日，詔驛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戾官簿，以廟堂之尊，而附

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於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於下。宗尹人

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上不樂之。及是罷，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

審量而已。

討論濫賞，初見建炎二年十月丙子。四年六月辛巳。今年七月壬寅再舉行。熊克小麻云：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大罪二十宗。尹力請罷政，益議。此時與求未還朝。今年九月，乃用與求言奪宗尹職名。克不詳考耳。

詔曰：朝請

大夫知邳州王侯，尚書右司員外郎萬格，以刻薄之資，成傅會之惡。首建討論之議，盡失士夫之心。姑示

輕刑，用懲私意。可並送吏部。

熊克小麻云：侯格時並為都司。案侯今年二月已出守克誤也。

上因諭輔臣曰：侯格既罷，自此恐紛紛不已。日後

當盡置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福。張守曰：此陛下盛德。臣欲建議未敢。富直柔曰：前日呂頤浩、趙鼎之去。陛下與之終始。至今於宗尹復如此。聖性忠厚。天下之幸也。

甲子。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朝拜昭慈獻烈皇后攢宮。先是禮官以明德權攢故事。請上行朝拜之禮。既而以道遠不可親詣。乃命回代行。

是月。川陝宣撫使張浚以直龍圖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斌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朝散郎知巴

州馮楫爲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利路提點題名。斌以此月二十九日被受宣制。楫以九月六日到。故並附此月末。但不知是時永興帥寓治何地營致。

武翼大夫知濠州李

玠棄城去。以巡防官張德權知州事。玠在濠州。當羣盜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爲政。縱所部擾民。故能得軍士之情。久處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勝計。玠欲順流東下。爲鳳凰州寇宏所扼。至是玠貽書與宏通好。宏許之。玠遂挈其孥泛淮而去。僞齊劉豫以其子大中大夫知濟南府麟爲諸路兵馬大總管。尙書左丞相。封梁國公。戶部尙書張昂兼權左丞。兼門下侍郎。

僞豫傳載此事於阜昌二年。而無月。案日曆。今年八月十九日。癸未。劉光世遣使僞詔已用麟爲左相。銜故。麟且附七月末。

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御猶在舟中故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娶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宇文時中女。時已詔時中奉祠。而浚稱其有勞。承制障時中副使再任。時中、虛中弟也。

成都記。時中以八月一日陞副使。日曆。時中十二月四日除副使。再任。今附初除之日。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斬黃鎮撫使兼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有衆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為民者。俊既并其兵。遂以用為本軍統制。遺姓之遺史云。俊以八月壬申親揀用軍。今並書之。案宋史係丁卯日。武顯郎南雄州兵馬都監郭康偽造

制書。自稱奉使廉察廣東兵官。已下。轉運判官章傑覺其詐。捕送廣州誅之。至是以聞。武功大夫廣州防禦使入內侍省副都知梁邦彥特遷昭宣使。錄攢宮之勞也。

丁卯。觀文殿學士新知潭州吳敏為荆湖東西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時江湖餘寇未平。而敏留居嶺右。故就用之。熊克小錄。今年六月未替。初舊相吳敏。方責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奏敏以靖康元年九月責涪州。建炎元年五月移

柳州。已而自便。四年七月復官。今年七月甲子除知潭州。八月丁卯除荆湖東西廣南宣撫。其年十二月乙丑改資政殿。祠克所云官職及先後皆差誤。不知何以如此。

軍事李植至行在。溫造植事見今年五月丙寅。上嘉之。以溫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統制山東忠義軍馬。范溫所遣參議

而植亦補承事郎。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和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中大夫直祕閣新知饒州王喚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喚以鄭居中故。積遷至大

官時方討論，故有是請。

陳仲山子鄒居中女壻，已見建炎元年四月。

右司諫韓璜論堂吏滑浩等與討論濫賞文字，秦檜曰：吏

行文書耳，恐不必罪。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爲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乃以浩送吏部。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自正月領事至今，所降軍儲漕司未嘗發到斗升顆粒。又六月，中給降鹽鈔七萬緡，其資次乃在同時降下一百萬緡之後，未知算清當在何時。詔委漕臣張匯濟其軍食。匯，河南人也。勝非又別疏論安撫大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然勝非受命踰年，遷延不進，逮張俊班師，始入城視事。論者咎之。

己巳，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其才可用也。後四日，遂以伯彥爲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以修敕成，落權字。大理卿王衣權尚書刑部侍郎。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璽等各遷一官，以權貨務成中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故也。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乃爲劇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悉爲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知饒州，時饒信寇盜甫平，光方里居。

而停官人康允之未敘。乃復允之朝請大夫。與光分守二郡。允之行至長溪而卒。

辛未。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儒守兵部尚書。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世將奏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上為大元帥。且為之請諡。上曰。當時之事。亦偶

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而歎曰。大哉王言。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與義。試起居郎。故追復奉議郎張

庭堅。贈直龍圖閣。

庭堅。廣安人。元符末。右正言。黨籍餘官第二十九人。崇州編管。

洛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衡州移司溫州。所過

搔擾。詔罷之。

癸酉。初命大禮。復引試刑法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之。

此以二年二月六日。刑部申明狀增入。

乙亥。上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

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夬。河間人。元符末。殿中侍御史。黨籍餘官第三十五人。化州編管。

時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啓上。乞追褒元祐諸臣。

故有是諭。

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於溫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

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藏虞主於西夾室。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於殿後。議

者以上方巡幸。當埃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為例。士芑。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滌濠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責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貸其羣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關陝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傳擄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雋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繼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蜀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尙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置籍結絕故復舊制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殘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侵軼餘郡乞遣一軍自温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達所部叛兵。

事見六月壬午。

企宗請其兵自隸。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

遺閻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僅爲秉義郎。閻門祇候。李敦仁破虔化縣。僅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

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

癸未。進呈劉光世所繳劉豫偽詔。詔尾乃其子爲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褊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

中大夫致仕。諤。范純仁甥。王覲子。塔。陳瑾婦兄也。元豐中。嘗上疏請修京城。神宗命籍其名。欲加擢用。元

符未。上疏言章惇罪。且論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寢廟。遂坐廢錮。至是其子從事郎淵以爲請。故錄之。

諤黨籍餘

宜第一百六十人。詔宣撫司類省試五路舉人。許依舊制別項考校。以陝西陷沒。故優之也。

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賚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

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

於朝。乃以祐爲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

日麻八月辛卯。據蔡州馮直乞降。李祐、馮直降。旨未聞。九月甲寅。詔淮寧等州鎮撫使李祐與魏興、李仲王彥互相救應。不知何時除。今並附此案。宋史繫

庚寅日。



丙戌。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翁彥深復集英殿修撰。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

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

林泉野記云。檜還朝。爲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

事。檜曰。陛下用臣。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呂頤浩。已詔之。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懼其來。密薦檜爲相。俾塞其進。乃拜尚書右僕射。案諸書皆言檜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爲直柔之黨。深疾之。其後得政。竄斥無餘。今乃云道宗薦檜恐誤。

餘見今年九月癸

丑呂頤浩拜相注。

詔諸路折帛錢。昨每匹三千。慮高下不等。若一概立定。有虧公私。自來年令諸路漕司

各估實直申省。聽候指揮約折。時諸路絹直纔二千。所折高。民多倍費。故言者以爲請云。

此見四月壬午。熊克小厓既不載元

旨。又云。自今各估以實直。而節去來年。自各申

省聽候指揮之文。遂失其實。今依日厓書之。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直龍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